沒有人是局外人

撰文／文學二學門：羅皓名

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幹什麼？

報到當天，坐在可以瞥見兩廳院廟堂風大橘屋頂的座位上，我像是Google Map那隻被拖曳進街景裡的小黃人，滿腦想的是該怎麼進行對自己述說的自我介紹。（空氣裡同事們此起彼落的鍵盤聲）

高中念了第三類組、大學讀了心理系，組了搖滾樂團但技術太爛最後變成即興噪音樂隊、籌辦了幾場游擊式免費音樂祭、邊緣地參與了幾場社會運動抗爭、被揪去做了一些劇場配樂、行為藝術，然後在世新社發所寫了篇著重自我整理的非典型學術論文。隨後，五十音只看得懂（臺灣人人都懂的）「の」就跑去東京找教授大言不慚地說要報考博士班、語言學校念了九個月錄取原來除了做巧克力還開了大學（誤）的明治大學。我所屬的教養設計研究科是沒什麼傳統的新設系所。我常被以為作的是教育學研究，但日文的「教養」用中文說其實是通識的意思。所上蒐集了政治、經濟、歷史、文學、哲學、思想、文化，甚至環境工程等領域的教授。然而就算是這些任職的老師們，可能也都很難說出這個所的「專業」是什麼。8年後，我戴著口罩拿到學位，然後就到了這張看得見兩廳院大橘屋頂的滾輪椅上。當初專業領域勾選了「文學二」，只是因為其中提到了日本與文化研究，這是我唯一能找到比較接近我的博士論文內容的詞組。

「不學無術」大概是我唯一能為在這些過程下長出的自己所下的標。或許還可以加上「不專業」吧。那，這個不學無術又專業不明的傢伙在這裡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與窗外兩廳院大橘屋頂色調的雷同，此刻浮現出來的是這幾年凱道上原住民運動的那句標語：「沒有人是局外人」。這句標語提醒的是責任的連帶，也是在反向上對何謂「局內人」的資格解構。意即，不只是從「局」的「形勢、情況」之意指出了責任或共業，也以此對作為「單位、組織、限定性聚會」的「局」（飯局、棋局、酒局）的封閉性提出疑問。「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呼喊不只試圖改變形勢的大局，也試圖指出僅符合了特定條件才有資格坐上賽局之桌這種入局規則的排他性，從而進一步「破」局。

回到自己身上，在唱片行穿越重重華語流行區到秘密角落挑選盜版的X Japan，再紅配綠一張Dream theater。mp3下載視窗從電臺頭開到Joy Division。之後在響徹「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AKB無限迴圈的東京，鑽進潛身校門口不起眼公寓二樓的獨立唱片廠牌P.S.F. Records挑選灰野敬二跟高柳昌行……包含參與即興噪音樂隊這事在內，貫穿在所有聽覺探索行爲中的，似乎也可以說成是一種朝向「破」局前進的動機（motif）。而試圖以文化行動進入社會運動的那些經驗，也可以在這個語脈下理解成對社會體制、對社會運動既成抗爭形式、關係網路與邏輯的「破」局。這樣子的motif，作為構成主題（theme）的最小單位，交疊出了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處理（或說寄生）的對象是，在60安保鬥爭展開前就開始對日本新左翼思想有著重要影響的詩人思想家谷川雁（Tanigawa gan）。接觸谷川雁思想的契機，來自在赴日之前就以音樂設計及音控角色參與的帳篷劇及暗黑舞踏的經驗。這些成型於60年代初期的日本前衛、反體制藝術行動，以更為「身體」的方式表現了從戰後日本的掙扎與反省，到60年安保鬥爭前後的熱情、理想甚至挫敗凝縮而成的思想軌跡。我赴日的動機，一部分就是為了探究這些華麗、醜惡、奇形、非線性邏輯的藝術表現／行動背後的思想根源，試圖從回溯仔細理解，進而尋找揚棄的可能。這個探究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亦包含了日本－臺灣關係之間的解殖。

然而作為一個非在地語境的研究者，對當代、現代的異文化進行思想研究時，總難擺脫誤讀或脈絡缺漏的困境。因此，我在博士論文裡，捨棄常見的歷史爬梳、文學

研究、或者政治經濟分析的取徑，而是以曾經做為勞方代表與谷川雁展開激烈勞資鬥爭，卻也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谷川雁思想關鍵核心的爵士樂評論家平岡正明（Hiraoka Masaaki）所提出的聲響線索：「據我所知，雖然對爵士樂不是很熟悉，但卻最為敏銳地理解了爵士樂的人物是谷川雁」出發，借道德勒茲與加塔利，啟動了一條探究谷川雁思想中動態的、拒絕「定型」的、聲響的、詩性的、扣連行動的核心思想方式。或說，一種以研究者自身的非文字motif嘗試接近研究對象的非文字motif的聆聽方法。這篇論文裡，也討論了日高六郎與谷川雁之間的思想連帶，以及丸山真男與谷川雁在思想核心上的異同。

在論文書寫期間，我離開東京搬到沖繩居住了近一年。當初是為了逃離東京如巨大滾輪跑步機般令人窒息的空氣，並想就近觀察當前「日本」境內最有生命力的沖繩反美軍基地抗爭運動。然而，生活在那霸市的那段期間，比起親身現場參與反美軍運動，我更多的是透過閱讀與實際生活，試圖感覺堆疊在這個當前「日本」國境內唯一歷經地面戰，約四分之一平民因戰爭犧牲的島嶼上的抗爭前導音。新崎盛暉、川満信一、岡本恵徳、新川明、仲里効……這些當地的學者、詩人、思想家或行動者累積出了厚實的思考，再加上谷川雁晚期對於沖繩與南島的書寫，這些思想資源讓我看到了一種很貼身的、將我在他鄉研究的東亞、日本思想史與臺灣串接起來的連結點。

延續博士論文的思路，目前我正在構思兩篇關於谷川雁思想的研究，一篇試圖討論谷川雁與吉本隆明這兩位形塑日本新左翼思潮的詩人思想家之大眾觀與思想方式的差異，並將另一位詩人思想家黒田喜夫提出的「反詩」概念納入，以做出立體的同時代思想比較分析。另外一篇，是著手整理提供了博論發想根源的平岡正明。藉由分析他留下的眾多爵士樂論述、大眾文化觀察與平民藝術論，釐清他如何作為谷川雁等人的下一個世代，在革命與學生運動的餘燼退去，「民眾」變身消費者的時代裡，將期盼社會變革動能的視角轉向大眾文化分析之中。補足這兩篇研究後，我將連同博士論文出版我的谷川雁論。

另外，從戰後的反省與掙扎，到60年代的熱切與挫敗，日本理想青年的反抗最後在70年代走向了恐怖主義與暴力革命。這些在臺灣總是被獵奇式浪漫化的當代悲劇

中，到底有著何種思想軌跡？例如1971～74年間策劃「虹作戰」試圖暗殺裕仁天皇未果，隨後放置炸彈攻擊三菱重工等戰爭協力企業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或1975年在沖繩嘉手納美軍基地前自焚的船本洲治等人，在他們最後做出的行動選擇內面，有著何種思想上的掙扎乃至自我否定？又他們跟當代山谷、釜ヶ崎、寿町等地的底層日雇勞動者運動的關聯，與他們最後的行動有著何種思想共振？他們的行動與思想，放在因1970年華青闘告發引爆的新左翼反思東亞的思潮中又有著什麼意義？東亞反日武裝戰線在其刊物《腹腹時計》中表明，他們的行動建立在作為日帝子孫的自我否定上，是「呼應愛伊奴、沖繩、朝鮮、臺灣人民的反日帝鬥爭」的武裝鬥爭。那麼作為臺灣出身者——被日本當時的行動呼應的、投射的不在場抗爭主體——該怎麼回過來理解這些行動與思想？我在人社中心任職的這段時間，也計劃從臺灣出身的視角，釐清這一連串炸毀了革命運動與大眾之間最後橋樑的悲劇行動。期待這不只是作為日本思想研究，也是反向映照何謂臺灣的工作。

從赴日到以研究員之職回到臺灣島，當初想用「不學無術」的學術論文作為噪音炸彈的想法，似乎複雜化成在多個層次上的「破」局與「解」支配。噪音與音樂、抗爭運動與社會體制、表演者與觀者、知識分子與大眾……這幾組不盡相同卻也有著某種共通性的對應概念之間，如何能產生更深刻的對話（或相愛相殺），這或許才是「破」與「解」的核心含義，也是我對學術研究、實踐行動的自我期許。而日本的思想、抗爭運動的經驗乃至藝術表現，如何成為可與臺灣脈絡對話的鏡子（而不是只會說出「全世界最美麗的人是你」），進而發展出相互定位、相互解構的動態關係？不只是在國家、民族層次上的解殖，前衛實驗的藝文創作、社會批判與抗爭行動，乃至左翼、安那其思想交流之間的解殖，也需要在更深刻的相互理解上展開。希望我的學術工作能在這個任務上發揮作用。

聚焦臺灣內部殖民關係的「沒有人是局外人」高舉出的「破」局訴求，對我來說亦可延伸至日本－臺灣的後殖民狀態，以及各式體制內外、舞臺上下之間的封閉／開放的動態關係。這兩種對「局」的思考，最終都指向了深化對話的目標。「不學無術」者的學術工作，如何從中二的叛逆長成謙遜卻不失力道的批判，甚至日後如能有

幸擔任教職時，成為得以被學生啃食的糧草。這是我在沒有了學生證保庇之後，還得要持續學習的課題。

當然，我是來工作的。任重道遠，敬請指教。